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元年。止丁巳宋神宗熙寧十年。凡十四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英神以來周程諸儒倡明絕學而當時未究其用位不稱德茲於其卒年卽冠以追封之爵併其遺行載入公侯格中其弟子有學行著聞者亦及之以示表彰正學之意後朱子以靈示慶元六年卒卽冠以理宗追封之爵例同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甲辰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

諱驍。初名宗實。漢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仁宗立為皇子。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春正月。改元。

夏五月。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官耳。遂起琦卽厲聲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帝親親加琦右僕射。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先是。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諛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宴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諛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卽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

以門下侍郎

遼道宗

穎王頊

清寧十年

封淮陽王。二年十一月。定吏民衣服之制。至三年再見。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儒臣校讎。

東陽王顥

命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

初封安樂郡公。進封祁國。是歲。南京。西京。大熟。

公至。是進封東陽郡王。至四年再見。

附

夏

夏。主李諒祚。拱化二年。是歲。諒祚遣使求復榷場。於宋。宋不許。

既而遣吳宗。如宋。宗卽見宋令宗門見宗不從。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宗諱不遜。宜抑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宗又訴於宋。押伴張黜。宋諒

魏公韓琦封衛公二年

是封皇子瑁為穎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增置宗室學宮。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朔州。○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誅。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獎難之修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已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朔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伏之。

詔日開經筵。○重陽節當罷講。日公著司馬光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九月復武舉。○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陳。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詎能方策。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若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募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關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平章事拜右僕射。進封魏國公。至神宗熙寧八年。再見。

宗遣赴延州。

與宜辯宗度。

理屈不復置。

對宋詔諫。

懲約之秋。

出兵秦鳳。原殺掠人畜。

以萬計。宋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延詎。諫詐還。

延弗受。

吐蕃

初贊普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瞻禮及磨禮角。又娶喬氏。生董禮。李氏寵衰。斥

為尼於廓州。而鋼其二子。二子乃結母。當李巴全稱。母奔西哥城。唃廝囉不能制。磨禮因撫有其衆。宋仁宗寶元中。磨禮唃部人立其子瞻。撤款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廝囉。瞻禮龔龕谷卒。瞻禮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日。膳吳叱居銀川。而董禮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乙巳治平二年

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疑以為襄及卽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同。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鄭公富弼感雅元年
為樞密使。以春正月文武百僚上尊號。足疾求解拜。改元大赦。鍾海軍節度冊梁王濬為皇太子。詔使同平章事。諸道正月重五冬至別判揚州封那表賀東宮。

夏
主李諒祚
遣使致貢於
契丹。

三月行明天曆。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

至神宗熙寧
五年再見。
先為南京雷守徙封晉

吐蕃
替普嗎斯囉
卒于董瓊顯
宋以為保順
節度使檢校
司空

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况前代入繼者。多官卑。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

遼道宗

附

與母喬氏別居歷精城號合嚴明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至是木征率其眾以河州附於宋。

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宗然後繼體承祇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領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覺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謙國異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開。

五月以陳旭爲樞密副使。

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

秋七月富弼張昇罷。○嘉祐中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議者琦未嘗謂弼弼頰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取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鄜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詔可速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勿蹈舞司馬光亦言昇忠謹清直請畱於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呂公弼爲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改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千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渡官中。

積水水奔激東廡侍班屋皆摧沒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其衆日有墨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陞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祥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開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復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答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丙午 治平三年

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正之謬爲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謬漢王追崇事許歐陽修修爲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爲之也溫州火焚官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詔稱漢王爲親立周廟講侍御史呂誨等於州縣漢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漢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漢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

穎王瑁

進封三年立春正月復改國號曰遼爲皇太子明冬十二月

遼道宗

咸雍二年

初封岐公至是建漢王園廟封漢國公奉漢王祀明年再見

樞密使○主以續舊臣特召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主曰方今羣臣忠直惟耶律玳劉仲而巳然伸不及玳剛介續拜質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錄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旣而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

夏

夏主李諒祚拱化四年夏諒祚引兵掠宋秦鳳涇城爲宋環慶原進攻大順經堅使蔡挺所敗宋遣使責以違約數寃諒祚獻方物謝罪

回鶻

是歲入貢於遼

仍令臣民避王諱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諭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鼎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漢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涪州贍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漢議亦寢三月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於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達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達黜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遣吳宗來賀卽僖宗語不遜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澤原鈔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衣銀甲擣帽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城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從寇柔遠挺及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罰則國威不立因雷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任意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詎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宰臣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卽名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

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阻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

冬十月。以郭逵爲陝西四路宣撫使。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遂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廢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頊王也。頊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頊王。頊即名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辯。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丁未 治平四年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詔改明年元。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吳奎爲樞密副使。以韓琦爲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雷後經之女。帝爲頊王時。納焉。至是冊爲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嫁。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疾不置。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爲令。

三月。歐陽修罷。○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爲是。及誨等斥而修。罵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於修。遂修以惟薄不根之撻。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除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初封鄆國公。神宗即位。進封樂安郡王。尋徙高密。至年再見。

岐王頊

封東陽王。四年春正月。宋遣使來告英宗年。神宗即位。之喪。進封昌王。尋詔右叢衛太保蕭燧不也。徙岐。至神宗等弔祭。

威雅三年

元豐三年再夏五月。宋遣使來報即位。主命蕭圖古儻等往賀。秋九月。詔給諸路囚糧。

夏

夏主李諒祚。拱化五年。春正月。宋英宗崩。神宗遣使賜遺詔。仍許復和。市會。朱青湖守將。種諤來襲。綏州。執監軍鬼名山。取綏州。諒祚乃誘宋保安軍。穆定等殺之。未幾。諒祚卒。諒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子秉常立。秉常時年七歲。母梁太

初封華原郡王。改襄陽王。九良

神宗熙寧四年再見。

七

附

以吳奎叅知政事。奎入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李曰。凶雖在。不能感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固辭不許。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南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見。帝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見其人。及卽位。名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才必不欺。聞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當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英宗皇帝於永厚陵。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詔以開琦。琦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入對。帝泣曰。待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

五節度。以太

保中書令平

贈定王諡榮

易允良好耐

寢以日爲秘

反易明晦故

論之

榮公承亮

初封昌國公

神宗卽位改

封榮至神宗

熙寧三年再

見

濮陽王宗樸

封濮公二年

神宗卽位進

封濮陽郡王

至神宗既寧

后攝政

吐蕃

時宋神宗卽

位。加董氈大

傅董遣使

入貢

交趾

李日尊。宋仁

宗至和未封

交趾郡王。

是神宗卽位

加日尊同平

章事。進封南

平王。

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人臣當盡方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駁不爲。裁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罷。○升之舊名旭。避帝嫌名。以字行。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抃自知成都。名知諫院。故事。班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麻。及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過朝政有未便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曰。光以選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

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虜名山。遂復綏州。○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諤。諤使人因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英宗

夷山以誘各山路。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勿妄動。諤持之力。詵託名誘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不待命。悉詭言。必可成。帝意說不協。力從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各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得首領二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洗劫。諤擅典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种諤於隨州。○种諤既受鬼名山降。貢主諱祚乃誘楊定等殺之。邊覺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諤諫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高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各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事。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晝稼。軌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于東常山。郭達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喜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夫綏州以爲定賈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賈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戊申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初名仲鍼後改名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做事至多不可革彥博對曰

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全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

大臣共宜蓄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耶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趙彥龍。彥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妻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參知政事。先是宰相自開閣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

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

十

遼道宗

安定王從式咸雍四年

燕王德芳諱春正月夏國王李諒祚于初葉父從憲秉常遣使告哀即命使舒公魯是年如夏國弔祭

進封安定郡夏六月西北路兩毅方三王至四年再

冬十月冊李秉常爲夏國王

行聖公孔若

文宣王詔

襲封衍聖公

附

夏

夏主李秉常

乾道元年

春遣使告哀

於宋遼宋遣

劉航等冊秉

常爲夏國王

遼冊爲夏國

王秉常遣使

如宋謝封冊亦貢方物於遼

占城

國王楊卜尸

利律陀殺摩

提婆遣使入貢於宋

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貴難於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凶。安石曰。惟能辨凶。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五月。禮官用唐故事。請上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

呂公著上言。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六月。河決思靈瀛州。

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京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曆。○以月食不效。詔曆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曆。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曆。削奪司天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善祖者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寡。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

見其不明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實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十二月。邵九龍。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巳酉 熙寧二年

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勿英宗治平中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從封東。至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附會。當知天是以丁母憂之監人。善惡皆所目取。然後謀賞隨之。則功罪皆得。悲痛不勝。喪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卒追封相玉。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冬。十一月。五國部阿里部遣使進誓表。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為門下侍郎。諒文館大學。外之機。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鑿若朝廷守議則年再見。

東平王允弼咸雍五年

遼道宗

三

附

初封北海王。秋。九月。阻卜塔里干叛。以耶律仁先為西北路招乾道二年。討使討平之。○仁先出春。使宋秦州。師主命便。便從事仁先。破劉溝。堡殺嚴片埃。扼敵。要懷柔服。守將范。慮死從庶事。整飾警塔里干。傷者不可勝計。既而秉常大破之。北邊遂安。○冬。十一月。五國部阿里部遣使進誓表。叛命蕭素。瓚討之。十二。於宋仍請以月五國來降。○素瓚為安遠塞門。二右夷離畢。主命討阿里。昔易綏州。宋部素瓚降之。率其酋長。帝答詔。秉常入朝。以功徙北院林牙。○夏。主李秉常復遣阿萌。詔至宋。言欲先得綏州。宋不許。

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

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言。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變通天下之財。後世雅桑弘羊。劉晏。龔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當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簡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簡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脇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攻之。絕。○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土作

交趾

南平王李日尊遣使於宋。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宋以使臣郭士安爲六宅副使。宗元爲內殿崇班。未幾日尊自稱帝。追尊祖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元寶號。大起建元寶家。又改神武。

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也至是雅言果驗。

夏入寇秦州。

夏四月河決地震。

旱。

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簡伉儷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辨而安石強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償遂疽發背而卒諡質肅。

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於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辨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嘗與安石言不相能會議新法安石恐甫沮之出知鄆州。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從三司條劄司之請遣劉夔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賦稅科率徭役利害置賣鹽場於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解權開封府不宄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而出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上大夫多以爲得人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奏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願

可緩取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大姦得路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飾非談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逐求去乃出知鄆州譚旣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譚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稱其鯁直○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第公著爲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弊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聚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賈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向旣畫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糜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巖全甲兵蠶修糧儲備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蠶對曰蠶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陛下且無雷電邊功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之法度捨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安石乃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迺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耆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

者理當剔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爲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雷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議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棧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各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約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勸帝防未萌之欲及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定謀殺傷首原法貶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自首原乎帝方意獨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論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者爲令侍御史規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顥上疏言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願早罷逐於是安石奏貶琦監處州鹽漕務顥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顥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貶昌齡通判蘄州述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諤貶通判復州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軾○軾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軾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爲河南府推

官。

九月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成災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候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彙依陝西青苗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諱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輒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農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之。蓄不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勝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慢。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士。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服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邈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行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待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賦。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

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臣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寒。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與食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欠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冬十月。富弼罷。○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

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皆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

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官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緩。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說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說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明說諸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

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司條例則可但令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五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程顥論廣淵抑配措戾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安得人無阿者由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爲忠正節度副使○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薦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誣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謂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於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

增置官觀官○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置闕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雷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官觀官使不限員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

戴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懸庭。親酌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戴。有古學名聞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遂有是擢。一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庚戌 熙寧三年

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謂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陸贄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名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琦上疏曰。臣謹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俟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言子時詔宗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

惠襲封魏國

魏公宗惠

咸雍六年

遼道宗

壬

附

夏

魏王元佐孫夏五月立賢良科令應是夏主李秉常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天賜禮盛國進主御永安殿放進士慶元年趙廷睦等百三十八人夏五月秉常京留守秋八月白卒追封遼西郡王

燕陳越七王六月以楊隱耶律曰爲中閹訛堡未知復州李復圭遣將李信劉甫等出戰秉常敗之復圭自引兵襲金湯殺老幼二百人而去○秋八月乘常大舉入環慶攻宋大順城宋遠若荔原堡軍次

魏公宗立

魏王元佐庶長孫密公允長孫密公允言子時詔宗

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與利之臣今陛下
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抑兼井
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與利之臣乎帝終以
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
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上辨帝爲異辭謝
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乃起
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刑
石頌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
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
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先是安石
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爲助帝遣使
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還極言民情深願
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秦公承亮

仲來嗣

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光素與王安石厚
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於經筵
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所言盡
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
赤幟也及安石稱疾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裨於國家若徒以
至是襲封越

越公世清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不行
恐其通員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
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
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散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
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
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
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
敕詰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語旨者再帝以詔直
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
職許之

魯公宗肅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
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
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
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
遂專用策賜策祖治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治策

陳公仲郁

初襲父宗望
陳王元傑孫
高密公諱至

職許之

高密公諱至

陳公仲郁

終陳國公

使諡良傳子

士關嗣

士關嗣

士關嗣

士關嗣

士關嗣

士關嗣

榆林遊騎至
慶州城下九
日乃退殺宋
鈴轄郭慶等

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權
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治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
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
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達之故
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緘之

置刑法科○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
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
義斷按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
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
高科不試人不足以為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
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持以為利之
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
青苗法行百議者指為周官泉府之法覺條奏其妄
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
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乃引
王莽計麗受息無過戕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
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
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

錢有追呼抑配之振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
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穎州○青苗法行公著
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
有勝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
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王議者一切詆為流俗
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貶之
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
例可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違
衆罔民順非文過懼非宗廟社稷之福奏入懇求去
位乃出知杭州抃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
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宋神宗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蔡公宗達
平陽王允升
子嗣蔡王元
偁之十九則
後襲封蔡國
公終武信軍
節度贈高密
郡王子仲約
嗣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
首與利謀先與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用以為相
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
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
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臨○先是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
常見之問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

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曰。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監察御史。裏行。敬求頌大臨言。定不由銓者。擢實憲臺察法。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母氏死。匿不爲服。定自辨。寔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入院。

詔百官坐罪。免杖黜。著爲令。○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例杖脊。黜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於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黜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黜。而流海外。因着爲令。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顥言自古與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丞正使僥倖。事有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震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戢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狗從。李定以邪譎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李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狎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顯言旣不行。而戢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戢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顯。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刑。顯固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

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嘗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開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據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惠卿掌之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言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罷通判真州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異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嘗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遠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稿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以為樞密副使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當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可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而富國之功茫如拍風泔水濁流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于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溝矣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願役而欲措之天下。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困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知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宜其利溘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非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

判杭州。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鞬絳為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闢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鈐轄郭慶等數人死。馮鞬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講終日。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劾。得以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

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個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個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遭李承之使淮南質免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個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肖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蘇軾嘗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

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策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理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欲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改官曰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黜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日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罷○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乃出遣母喪去位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師中力言王韶平戎之策不便故貶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曰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議王韶上書肆欲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

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帥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疏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啓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任質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計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立保甲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保有大保一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嘗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糞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救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都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鄰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刑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吾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王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

下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壽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珪為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同齊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行募役法。○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若官戶。女戶。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克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而不免從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殺帛者。民可耕桑而俱。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可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乘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辛亥 熙寧四年

春正月。韓絳使神諤襲夏人。敗之。遂城羅兀。○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舛。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神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於羅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臣公著言諤稔邊患。不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誘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鬻廣惠倉田。○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始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人材致不如古。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

嘉王顥

咸雍七年

遼道宗

天

附

夏

從封高密王。春三月。以討五國功。進羣臣爵有差。
五年。進封嘉王。至帝再元豐。秋七月。遣使按問五京囚。三年。再見。罷徵禁屠殺。
及十月。今百官廷議軍國事。
樂平王承亮。二月。以耶律胡覩知北。事。

襲封秦國公。十二月。以耶律胡覩知北。樞密使事。以蕭惟信為平郡王。諡恭。南府宰相。靜子克倫嗣。是歲。春。州斗粟六錢。克倫卒。子叔牙嗣。

安定王從式

進封五年。卒。追封樂王。諡安僖。子世恩。襲楚國公。爵。

夏主李秉常。天賜禮盛國。應二年。春。宋鄜延鈐轄神諤帥師。襲羅兀。因城之。併築永樂。城等六砦。未幾。秉常攻順。寧砦。大敗。宋兵盡取神諤所築諸堡。進取撫寧。宋詔諤乘羅兀。城乘常尋遣使致貢於宋。且以二砦易緩。

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

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階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二千為期集費

三月夏人陷撫寧諸城詔安置神誘於潭州韓絳見○

詔進築永樂川賞連嶺二碧分遣都監趙瑛燕達築

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潭川開光嶺茂蘆川四

碧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也夏人來攻

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

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誘在綏德節制諸軍聞

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

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罪築諸堡悉陷將士沒

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譚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潭州安置絳生與師敗脚罷知鄧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雷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

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

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

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

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

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

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徙西

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帝手詔中書令省

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

安石格詔不下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在承興以言不

允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

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

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

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

奉楚王德芳

禮○

會稽王世清

封越公二年

進封會稽郡

王至帝元豐

六年再見

安定王世準

越王德昭曾

孫時安定王

從式辛以世

準襲封至哲

宗紹聖四年

再見

五

崇義公柴詠

封十八年詠

致仕詠以其

子若訥襲封

州乞如舊納

宋不許

高麗

國王王徽詢

之孫也先是

為遼所困不

通中國者四

十三年至是

宋羅建轉運

使福祿令商

人黃真招接

通好微乃因

真遷移牒福

建願備禮朝

貢採以聞宋

朝廷議者謂

可結以謀遼

命採論意微

遂遣其民官

侍郎金梯等

由登州入貢

復自聘貢相

繼來待之如

夏國使

層檀

國在南海傍

城距海二十

里王名亞美

羅亞月蘭傳

國五百年十

世矣至是始

入貢於宋海

道使風行勿

六十日經勿

巡古林三佛

州齊國乃至廣

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於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卿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精縉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變成風癱。遂艱行步。非祇懼跌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罷知開封府韓維。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誡。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用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以言不用。力請外。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畱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鹹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

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吝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項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初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千七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晦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帝問從學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取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會布請爲之且劾繪擊欺謾懷向背陷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弼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消混賢否忠厚老成者積之爲無能佞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揀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

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謀性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監衡州鹽倉堞亦落職遣祭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標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錢版鬻於市遂傳達於帝帝縮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秦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見誤矣顥曰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方與參政論國事子第不可預始退雱不樂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營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王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攝繫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名帝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鬻坊場河渡祠廟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會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違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蓋指安石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則與民自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立大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爲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備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大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欲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大學。增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廡爲三等。始入大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磨錄。如貢舉法。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壬子 熙寧五年

春正月置京畿運卒。察邊將政者。

二月以蔡挺爲樞密副使。○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請智深險。在位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帝聞而怒之。故有是命。

三月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授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

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都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遼道宗

韓公富弼 咸雍八年

封鄭公八年。夏五月。晉王子越耶律仁先卒。○仁先魁偉秀爽。有智畧。咸雍初爲南京留守。恤孤憐貧。姦惡累聞。風震服。論者以爲于越休哥之後一人而已。封北府宰相。楊續爲趙王。秋八月。混同王侯古卒。冬十月大雪。○詔許民糶。採禁地。賜延昌宮貧戶貲。十二月。封耶律仲禧爲韓國公。

附

夏

夏主本妻常天賜禮盛國慶二年交趾

南平王李日尊卒于乾德。嗣遣使告哀於宋。宋遣使弔贈。

吐蕃

初本征以河州府於宋。至是未知通遠軍王韶擊蕃酋抹耳等。於破之。本征渡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材擇用。行保馬法。○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曩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保戶馬死。保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誦。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誦妄奏罷開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誦有罪。然未始罪誦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誦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豈豈更有人能惑朕者。固令就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秋。閏七月。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剽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秦鳳駐洮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若爲軍。以根本隴右。韶從之。遂建爲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詔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寇。韶率兵度竹牛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西震動。會水征渡水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偕集狝那山。知順德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於南甲。一擊木征於葦令城。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賊迎戰。敗還。迨至其城。首領驍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既而木征亦敗於葦令城。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周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真入易於動工。及既與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王者善計。自有付度。

河叔抹耳爲韶所敗

梅山峒

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至是宋湖北察訪使章惇。招降之。築武陽及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高麗

遣使入貢於遼。遼賜佛經一藏。

占城

遣使入貢於遼。

宋

下溪州

先是蠻酋知下溪州刺史彭任義爲其子師綵所弒。師綵兄師晏攻殺之。納普表於宋。宋命師晏襲州事。至是以馬皮白峒地歸宋。宋詔進師晏爲刺史。

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言。由是罷進計。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是歲有詔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游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諡文忠。

貶唐珂爲潮州別駕。○珂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弼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爲崇文校書。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珂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珂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珂伏地不起。遂召升殿。珂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摺笏展疏。自安石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曰。王安石近御前。聽劄于安石。遲遲。珂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屬僚。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經。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肯附已者。雖不肯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珂慷慨自若。略不退懼。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故貶。

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十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墮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錢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

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長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墾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帳其分牘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

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十二月以陳升之爲樞密使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癸丑 熙寧六年

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以沈起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

蕭注喜言兵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

失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

餘眾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

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

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

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

三月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

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先是司天表是月朔日當食

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

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

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

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求衆論以靜重

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

孟之本原大

遼道宗 三

汝南伯周敦 咸雍九年

頤 知南康軍卒

寧宗嘉定中

賜諡元公理

宗淳祐元年

追封汝南伯

從祀孔子廟

庭子二壽齋

○敦頤字茂

叔道州管道

人博學力行

著太極圖易

通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

之終始言約

而道大文質

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原大

附

夏

夏主李秉常

天賜禮盛國

慶三年

遣使入貢於

遼

高麗

國王王徽遣

使如宋言欲

遠契丹乞改

途由明州請

闕宋從之

吐蕃

時宋知通遠

軍王韶攻木

征之河州克

之獲木征妻

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若
萬事廢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可立
果實亦官監費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獄
山崩爲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
人發石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井崗於官
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
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詔士之流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
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以范子淵提舉漕河司○河溢北京夏津帝詔執政
開京東調天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
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
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
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齒俱
爲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復督理
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
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爪湯泥車法以濬河其法
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
數尺官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
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河把其法以巨
石爲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把飛以石壓之
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把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
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把試天下大各
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其法之皆
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
意附會遂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
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濟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
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以熊本爲梓潼察訪使○瀘夷叛詔遣中書檢
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置軍器監○王堯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
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
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
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頗采堯言置軍器監總
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初因舅鄧向任爲分寧
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
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
達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達不聽敦頤委手板將

有功於學者
爲南安司理
時通判程珌
以其爲學知
道使二子顯
頤往受業于
頤每令尋孔
顏樂處所樂
何事頓嘗曰
自再見周茂
叔後吟風弄
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
侯師聖學於
程頤未悟因
見敦頤敦頤
留與對榻夜
談越三日乃
還程獨驚異
之曰非從周

毛

予未幾木征
乘間復據河
州爲部所破
木征走於是
岷宕洮疊四
州俱附於宋

交趾

是歲宋封李
乾德爲交趾
郡王時宋知
邕州蕭注言
交趾雖奉朝
貢實包禍心
朱以沈起知
桂州

南江蠻

南江諸蠻自
辰州達於長

沙邵陽各有
溪洞是歲蠻
酋向承順舒
光銀各以地
請宋湖北察
訪使章惇降
惇復討田氏
元猛於懿州
平之

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遠倍囚得釋調桂陽令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

大頰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凡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
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廷策武
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
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各
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
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
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
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洮疊四
城帝御殿受賀○詔既復河州會降羌叛詔回軍
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
靈骨山入洮州境道險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
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
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於
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降韶軍行五十四日
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詔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
王安石進詔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
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賸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
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抵應而禁中
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
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
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
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
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
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礙今第見
水即以濬川把濬之苟置數千把則諸河淺澁皆
非所慮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其
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
肋河則塞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湖北蠻向承昭舒光
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惇遣
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州
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城徽州

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响歸降因置靖州。
行折二錢。○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錢貨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甲寅 熙寧七年

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徙。股栗。頗失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遣大將王宣等進討。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於是。清井長寧。烏蠻羅氏國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日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
三月。水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遣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蕭靜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侯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遣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親居喪。以孝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

遼道宗 三

遼道宗

永公俊

皇子。始封壽春。二月。遣林牙蕭禧如宋。議疆事。宋遣太常少卿劉忱來報。主命樞密副使蕭素與忱會議於代州境上。
燕公宗保
平陽王允升
子元僖為孫
初襲封燕國
公至是卒贈
新平郡王。愨
仲鞠。子仲恕
封燕公。仲鞠
好學。能詩。事
親居喪。以孝
聞。

咸雍十年

附

夏

夏主李秉常
天賜禮盛國
慶四年
女直
女直部節度
使烏古迺卒。
子幼里鉢嗣。
初女直自始
祖函普居完
顏。傳五世
至烏古迺。稍
役屬諸部。會
遼五國蒲葦
節度使拔乙

博判承與軍會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費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荆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饒管四夷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典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饜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取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擔累朝之宿憤矣

大早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兩自去秋七月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善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容怨自近臣以士后族無不害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即命雜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俠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躡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門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具疏詣閣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

旱

門叛遼馬古迺襲而擒之獻於遼主遼主召見燕生加等以為賜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制紀綱漸立然不肖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沒燃部謝野勃董

叛遼馬古迺代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遣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還卒後追諡惠桓皇帝廟號景祖

吐蕃
木征屢為宋部所敗會韶入朝遇川首領董德別將青宜結鬼章復擾河州屬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嘆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依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遷罪。呂惠卿鄧綽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歸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循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朝議欲棄環河。帝為之肝食。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僂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若吾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即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鄧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鹽置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遣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

望

蕤敗宋知河州景思立於踏白城殺之

木征勢後熾

遂復岷州

刺史高遵裕

遣將包順逆

擊木征走未

幾木征復圍

河州韶自汴

還擊降之送

赴汴京宋以

木征為榮州

團練使賜姓

名趙思忠

瀘州蠻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自黔恭以

西至涪瀘嘉

敘。自階又折

而東南至威

茂黎雅。被邊

十餘郡。剛夷

惡獠殆千萬

計。其在荆楚

交廣之間者

則為溪峒蠻

云。有清水夷

者。本本羈縻

十州。五岡蠻

烏蠻。王子得

蓋居其地。宋

慶曆中。即其

地建姚州。以

得蓋為刺史

得蓋死。其子

竊號羅氏鬼

主。鬼主死。子

石所建無所更改。

初權蜀茶。王詔建開河漕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閱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閱務淡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五月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先是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任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項。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力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各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承集市人問之。減坐買錢十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之所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辭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嘉問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府而為兼井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腦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今顧使中人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

僕射襲其號

寔弱烏蠻有

二酋領曰晏

子曰奔望箇

怒皆僕射諸

部也二酋浸

疆大因劫晏

州山外六姓

及納溪二十

四姓生夷謀

侵宋邊宋命

熊本經制之

本將兵進討

夷兵大潰於

是山前後長

寧等夷皆附

於宋熊本以

二酋築黠遣

使招納晏子

箇怒從之願

望

入貢受命於

宋晏子尋死

宋以箇怒知

歸徠州以其

子乞躬為夷

部巡檢

駁駁乎間架除陌之事矣。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取鹽鬻。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事未決。安石去。任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時日官皆市井庸賤。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爲五。至是渾儀浮漏成。以括爲右正言。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刻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鈔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九月。三司火。○夾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照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糶錢百一十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舉其計。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抗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

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終提舉
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遼道宗

乙卯 熙寧八年

魏公韓琦 大康元年

夏

春正月癸亥罷。

賈鄭俠於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

國於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運蘇仍取唐

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

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

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

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諂誦令中丞

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田里御史

臺更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

已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

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

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

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府俠已行惠卿遂

令奉禮郎舒章往捕遇於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

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

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

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

封十二年以春三月主以蕭素與宋議

司徒侍中判

相州卒贈尚

書食諡忠獻

配享英宗廟夏

閏四月皇孫延禧生

應後追封魏六月詔皇太子總領朝政

王子五人忠

以武定軍節度使趙徽為

粹彥嘉彥○

南府宰相○徽歷治煩

瑋彥嘉彥○

以楊遵勗參知政事○遵

勗前為樞密副使簿書

下割決如流數奏詳敏

雲見左右皆

主嘉之故有是命

賜死○蕭氏姿容冠絕

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

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

陷之殺士丁

夏主李秉常

天賜禮盛國

慶五年

交趾王李乾

德以宋知桂

州劉彝治戈

船來取安南

表疏於宋

得達乾德乃

彛所遇絕不

分兵三道侵

宋欽廉二州

交趾王李乾

使王堯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
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
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
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王安國對曰
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
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
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
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
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在符堅何以甚教堅
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何也曰猛教堅
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
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
院校書尋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
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
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
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開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
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

大疑以安社稷
疑然山立
鮮氣雅容不
見有憂喜之
色折節下士
進拔人才如
恐不及公論
所與雖意所
不悅亦收用
十二月職未嘗
以官職私其
親故得人爲
多爲相十年
輕財好施家
無餘貲卒前
一夕大星墜
州治樞馬首
驚帝自爲碑
文象其首曰
兩朝顧命定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
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
汴京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劉忱
等與遼蕭素會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虜
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
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
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
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維代忱等與遼
使議續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
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
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問故隨得項歲所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龍山相
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
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還相楊益
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恐而輕絕好乎
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
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
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
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策元勳常令
其子若孫一
人官於相以
護丘墓
秀公陳升之
爲樞密使出
爲鎮江軍節
度使判揚州
封秀國公至
帝元豐二年
再見

臺

樞密使即律乙辛專跋
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
於是官婢單登等誣后
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
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
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歸其尸於家後追諡宣
懿

八千人露布
言中國作青
苗助役之法
窮困生民今
出兵拯之
渝州獠
古板橋七姓
蠻唐南平獠
也其地西南
接烏蠻昆明
哥蠻播州部
族數十居之
朱治平中熟
夷李光吉等
三族據其地
漸爲邊患熙
寧初宋轉運
使孫遵遣兵
馬使馮儀以

禍福開諭因
進兵復質化
若及平蕩三
族以質化若
爲隆化縣隸
涪州建榮縣
扶歡二營其
外銅佛垣者
隸涪州南川
縣以土人王
才進充巡檢
委之控扼才
進死部族無
所統獠人木
斗數益宋邊
宋命熊本討
平之建南平
軍於銅佛垣
以渝州南川
涪州隆化隸

夏四月以吳充爲樞密使

閏月陳升之罷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於學官○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日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廢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云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詔韓續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遣使爭議疆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禮乃去至是遣天章閣侍制韓續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與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

韓絳免○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佐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遂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

焉

瀘州蠻

瀘州烏蠻酋領奔望箇想爲宋歸徠州刺史是歲渝州獠寇宋南川獠酋阿訛率眾來奔宋熊本檄箇想斬阿訛箇想匿之不殺阿訛桀黠習如宋邊境虛實德箇想爲何邊陲會箇想老厥兵以事屬于乞第乞第遂與阿訛

吳

侵諸部

十年又有亭。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讓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誅苦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開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欽廉州。○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起。邊議罷。以知處州劉翥代之。翥至。泰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成。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事聞。起坐貶安置。鄆州。而除彝名。

熊本擊渝州。猱降之。置南平軍。○渝州南川。猱。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保。建銅佛。俱爲南平軍。詔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安石。因上疏曰。天下

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起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治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小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翁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心教化。進縣于窮於學。或議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

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實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丙辰 熙寧九年

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交人圍邕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

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時誓下州之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承勝單文猛單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氏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以郭遠爲安南招討使○王安石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窮困生民怒草劾勝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卨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而卨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卨言遠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

遼道宗

大康二年

春三月皇太后薨夏六月

上諡曰仁懿皇后

葬仁懿皇后於慶陵

冊蕭氏爲皇后○后耶律乙辛黨尉馬都尉霞抹

之妹時乙辛旣謀害宣懿皇后因舉后於主選

入掖庭立爲皇后

封后父釐里刺爲趙王叔

余里也遼西郡玉兄震

抹柳城郡王

以楊遵勗知南院樞密使

事蕭速撒知北院樞密

使事劉訛參知政事

南府宰相趙徵致仕

附

夏

夏主李秉常

大安元年

吐蕃

是年遼川首

領董德別將

鬼章侵宋五

牟谷聚兵洮

岷羌人新隸

宋者相繼附

鬼章

交趾

交趾王李乾德攻陷宋邕

吐。

吐番鬼章寇五年谷。以种諤知岷州。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問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未數。方命矯令。閣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摺。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為國可直。而為宰臣之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罵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驚祠廟。○司農鶩祠廟於民。應天府開伯微子廟。皆在鶩中。判官劉摯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開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得罷。竊。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于零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詔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頤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刑書開言路。以慰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吳元

州屠志宋遣郭遠趙尚來伐乾德以精兵逆戰於富良江大敗。○洪真被殺。乾德遣使奉表請降。廣源州門州思州州蘇茂州。州柳縣皆沒於宋。

大理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是歲遣使貢方物於宋。

下溪州

時宋章惇遣使招納諸蠻。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遂降於宋。宋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師晏。如汴京授禮賓副使。

茂州吏

茂州諸部落。蓋塗靜當直。時飛石恭等。九州蠻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眾。而詣宋茂州。受約束。茂州居羣蠻之中。

十二月郭進敗交阯兵於富良江李乾德降○遠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巒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史伐木治攻具橋石如兩鑿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等數州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劉發沈起開農之罪安置隨秀州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時董勣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丁巳 熙寧十年

春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勦兵遠啓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騷踏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名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晝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侍者服粟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盧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濠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開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隄北岸希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卻雍卒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濮陽王宗樸

進封十一年春二月東北路統軍使蕭韓家奴加尚父封吳王夏四月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速撒罷

濮王允讓子時宗樸平宗諡以次襲封明年再見

均公備

皇子始封至帝元豐五年再見

遼道宗

大康三年

春二月東北路統軍使蕭韓家奴加尚父封吳王夏四月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速撒罷

秋八月吳王蕭韓家奴卒冬十一月耶律乙辛殺太子濟○濟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爲太子兼南北院樞密使時乙辛擅北構害濟母宣懿皇后遂欲害濟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濟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

附

夏 夏主李秉常 大安二年

注 遣使人貢於宋

吐蕃 遼川首領童 遺貢方物於 宋 宋改授董 種西平節度

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隍惟置鹿角自因蠻屨入寇是歲宋詔內副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援之入恭州宕州衆蠻乃降遂城茂州

十二月詔改明年元

鄜伯張載

以同知太常禮院移疾歸而卒嘉定十年賜諡明公淳祐元年追封鄜伯從祀孔子廟庭

謀搆濟以罪陰令護衛使時宋命邊臣招來吐蕃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立詔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主信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剌等誣服皆殺之而幽潛於別室濟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主大怒乃廢濟為庶人徙於上京濟將出曰吾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圍其扉而去

使時宋命邊臣招來吐蕃以董道將鬼章為廂州刺史子阿里骨為松州刺史

三佛齊

國王遣使貢方物於宋朱化大將軍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遵道崇

壬

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問十二月以蕭余里也知

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四室給以有赦召濟出殺之函首以還許云疾卒主命有可葬於龍門山乙辛復陰遣人殺濟妃蕭氏既而主知其冤悔無及追諡濟曰昭懷太子

北院樞密使事

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點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便可舉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宋神宗

而措諸事業
世稱橫渠先
生所著正蒙
西銘行於世
程頤言西銘
明理一而分
殊。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
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

新安伯邵雍

先是仁宗嘉
祐中。徵為將
作主簿。及穎
州團練使。皆
固辭。及受命。
竟稱疾不之
官。至是。予贈
秘書省校書

郎。諡康節。度
宗咸淳三年。
追封新安伯。
從祀孔子廟。
庭。予伯溫。
雍字堯夫。天
性高邁。而坦
衷溫厚。不見
圭角。時新法
行。吏牽迫不
可為。或投劾
去。雍門生故
友居州縣者。
或貽書訪之。
雍曰。此賢者
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
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
賜矣。投劾何

益耶。程顯嘗
與雍議論終
日退而歎曰
堯夫內聖外
王之學也。雍
知慮絕人。遇
事能前知。程
頤嘗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
之。及卒。顯爲
銘墓。稱雍之
學純一不雜。
汪洋浩大。就
其所至而論
之。可謂安且
成矣。所著皇
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
問對。詩曰擊
壤集。

